

□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

她，是一个女子，生而倔强，拒绝吃鸡蛋，在男权社会争取求学的权利，用小脚丈量学术人生；她，是一位女性，冲破旧婚姻的枷锁，勇于恋爱，不顾世人世俗的眼光，最终在“姐弟恋”中找到一生的托付；她，是一位女教师，“先生”二字是她用行动赢来的尊重，她桃李满天下，俯下身钻进古典文学中，用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学子……她叫冯沅君，国立山大的著名女教授、副校长，拥有众多“迷弟”“迷妹”。她评价自己：是非是处求其道，才不才间度其生。采访中，回忆起老师、前辈的点点滴滴，每一个人都略显激动，本期，我们一起来重新审视这位传奇女子的传奇一生。



1929年1月，在上海新婚照。



冯沅君和陆侃如夫妇在青岛家中的书房。

# 是非是处求其道，才 颠沛流离，后遇动荡，冯沅君在青岛获得平静的处

不吃鸡蛋的雏燕

在文学界振翅，初露锋芒

1900年9月4日，在河南唐河县祁仪镇，一个士绅大家族里，诞生了一名女婴。在重男轻女的年代，并未引起太大的轰动，但绝非受到歧视。因为她后来的成长证明，在“耕读传家”的冯家，女孩也要接受教育。女婴就是后来的冯沅君，当年的冯淑兰。冯淑兰的祖父冯玉文颇有才气，但因为与当地的县官有嫌隙，考秀才落榜。倔强的他决定不再应试，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冯家人在各个领域都不是凡辈，超出了冯玉文的预期：冯沅君大哥冯友兰是驰名中外的哲学家，弟弟冯景兰是资深地质学家，冯景兰的女儿冯钟芸是北大教授，古典文学专家，夫君任继愈也是哲学大家……氛围自由、书香萦绕，于是，冯沅君从牙牙学语时就跟着母亲和哥哥们背诵古典诗词。

然而，传统的陋习并没有绕过冯家的大门。冯淑兰裹过小脚，成了她一生的束缚。更可悲的是，当父亲冯台异在湖北崇阳知县任上不幸病逝之后，冯沅君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。她汲取知识营养只能靠自学，和大哥冯友兰的指导。冯淑兰遗传了祖父的倔强。“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沅君生来不吃鸡蛋，不但不吃而且厌恶它。她要是不喜欢一个人，就说给他个鸡蛋吃”，冯友兰说。正是因为如此，1917年，当得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招生的消息时，冯淑兰要去读书的坚决逼得母亲只能就范。虽然，当时的小淑兰已经定亲。1917年阴历九月初，她穿着土布衣服，扎着大辫子，走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大门。

飞出大宅院的雏燕如饥似渴，一头扎进图书馆，汲取文学的营养，而她也频遇伯乐，在学校里受到了陈中凡先生的指点，并听到了传统学派刘师培、黄侃先生的侃侃而谈，也受到了李大钊、胡适之、周作人等的影响。在出演新编话剧《孔雀东南飞》时，还得到了鲁迅的亲自指导。1919年5月4日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，女高师的学生，于5日上午，在冯淑兰的带领下，躲开校长关闭大门的锁链，从

边门冲出，加入游行的队伍。

冯淑兰冲破的不仅有大门上的铁锁，还有婚恋的枷锁。她恋上了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王品青，“他们两人都是河南老乡，不过他在老家已有了妻子”（《冯沅君传》严蓉仙著）。一个有婚约，一个已结婚，这样的恋爱未免过于大胆，两人在无形的压力中品尝爱情的甜蜜与酸涩。1922年，她踏进北大成为“国学门”第一位女研究生。此后，冯淑兰变身“涂女士”，写下带有个人经历性质的《隔绝》《旅行》《隔绝之后》等小说，直至爱情远去，冯淑兰提出分手。之后，“涂女士”关闭了文学创作之门。在鲁迅的指导下，这些小说合集《卷菴》出版。此后，冯淑兰变成冯沅君。

1926年，比冯沅君小三岁的“江南才子”陆侃如走进了她的世界，陆侃如毕业于北大中文系，在清华研究院进修。在埋葬了初恋之后，冯沅君接受了陆侃如的追求。此时的冯先生，正在教师的岗位上辗转，1927年任教于金陵大学，1928年任教于暨南大学，同年春，陆侃如随爱人来到上海，在复旦大学任教，并在暨南大学兼课。此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，是恋人，又是同行，“共读千古奇文，共剪西窗红烛”。一起完成了《中国诗史》，婚姻也水到渠成。1929年1月，两人在陆侃如的老家江苏海门陆府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

1930年夏，收到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的邀请，两人离开上海，到安庆任教，边教学，边著书立说。1931年，冯沅君接到母校北京大学的聘书。1932年夏，冯陆夫妇赴法留学，三年后双双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。回国之后，他们一直在教师的岗位上流转，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东北大学，在战乱中随波逐流，四处奔波。他们无法躲避战争的轰炸，但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研究，1944年，冯沅君出版了专著《古优解》，让她在学术界站稳脚跟。有得也有失，在颠沛流离中，冯沅君一度流产，导致终身不育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。

一对眷侣在青岛  
收获难得安宁，也遇波折

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冯、陆更渴望能够有平静的一隅，继续完成自己的研究。这一刻终于到来了。

1947年，一纸聘书及时到来：“国立山东大学聘书 兹聘陆侃如先生为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。此订 附聘约 月薪百元 聘约自卅六年(1947年)八月一日起至卅七年(1948年)七月卅一日止”。聘书出自山大校长赵太侗之手。于是，冯沅君和陆侃如立刻向东北大学递上辞呈，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。28年前，女高师学生的冯淑兰曾经在人潮中高喊“还我青岛”；28年后，她和爱人踏上了曾令她热血沸腾的土地，开启了最为平静、美满的生活。

“陆侃如和冯沅君刚到山大，被安排住在前海沿儿的一座有花园的德式三层楼房里，打开窗户，就能看大蔚蓝色的大海”，严蓉仙说。然而，由于受不了邻居孩子的吵闹，学校把他们调整到了鱼山路36号的大院里。这里宽敞安静，生活便利，楼上、楼下各两间的单元住宅，让冯沅君有了家的感觉。

谈及两人在青岛的生活，严蓉仙女士用“简单”来形容，其中便有惬意的意味，他们事业有成，生活宽裕，几乎没有有什么压力。于是，山大的不少教师和学生，都曾看到过这样的场景：每天早晨，两人去百步之遥的东方市场吃早点，相伴去上班。“当年东方市场非常热闹，我们学生们也去吃早点，经常能碰到冯先生”，冯沅君的学生、青岛大学教授郭同文告诉记者。“冯沅君上午上三四节课时，陆侃如为了和妻子做伴回家，总是在教室门口静候第四节下课。当时中文系的教室在正对第一校门的主楼。那里来来往来的行人极多，他也毫不在意。下课后，他还细心地给妻子掸干净衣服上的粉笔灰，再接过妻子装讲稿的书包，双双离开大楼，沿着鱼山路回家”，严蓉仙如此描述。多么温馨和谐！

此时的二人打扮时尚，陆侃如留着整齐的发髻，穿着适合时令的西装革履；冯沅君着质地上乘的旗袍，或外罩深色薄毛衣，脚蹬后跟不高的黑皮鞋。擦肩而过的师生们看着这对并肩而行的夫妇，都会投去敬慕的眼光。“他们的午餐和晚餐有时候会在学校教工食堂解决，食堂的伙食很不错，还可以点小炒”，郭同文说。晚饭后，两人相携到海边散步，顺着莱阳路绕个小圈，再从大学路拐弯回家。灯光下，每人泡上一杯清茶，开始了他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夜读生活。

1954年1月25日，是冯沅君和陆侃如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，风雨相伴二十五载，两人非常看重，不仅拍了纪念照，还在青岛咖啡举行了小型庆典。邀请了童第周、杨向奎、高亨、萧涤非、黄孝纾、殷焕先、袁世硕等领导、同事和得意门生。热闹、融洽的气氛令到场者铭记在心。然而，爱情再美好，也无法抵御现实的冲撞。由于陆侃如担任副校长，应酬较多，两人对桌而坐看书的时间也少了，冯沅君经常感到孤独和失落。“生活之孤独，谓一室惟汝与台钟对坐。汝闻钟摆滴滴之声，钟则闻汝之叹息声”（胡小石与冯沅君的通信）。

“也许是由于冯沅君过于沉溺于工作和事业，对丈夫疏于照料和关怀；也许是由于陆侃如比妻子小三岁，有些耐不住寂寞，加上手头宽裕，又缺乏自制力，在感情上出了轨”，严蓉仙分析说。尽管流言蜚语在传播，但两人依然并肩而行。1956年，陆侃如作为文化代表团赴印度半个月，几乎天天给冯沅君写信，对于他人称“朋友要旧的好，妻子要新的好”，陆侃如还反驳：“不对，我和妻子冯沅君老夫老妻非常亲密”。然而，在而后的运动中，陆侃如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冯沅君还是承认了感情的龃龉，为了与丈夫划清界限，1968年，她还曾经写过一份离婚申请书。这是运动使然，却最终没将他们拆散。